

THE CHRONICLES
OF NARNIA

纳尼亚传奇

黎明踏浪号

[英] C.S. 刘易斯/著 陈四白/译



湖南教育出版社

THE CHRONICLES OF
NARNIA

纳尼亚传奇

黎明踏浪号

[英国] C.S. 刘易斯 (著) 陈四百 (译)

湖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黎明踏浪号 / (英) 刘易斯 (Lewis, C.S.) 著; 陈四百译. —
长沙: 湖南教育出版社, 2014.1 (纳尼亚传奇系列)
ISBN 978-7-5539-1021-5

I. ①黎… II. ①刘… ②陈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— 长篇小说 — 英国 — 现代 IV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86691 号

黎明踏浪号

[英] C.S. 刘易斯 (著) 陈四百 (译)

责任编辑: 陈莹

文字编辑: 蒋静曦

美术编辑: 赵宇

审译: 杨冀鲁 康林花

出版发行: 湖南教育出版社

(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邮编: 410007)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三友印务(深圳)有限公司

(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 4066 号 邮编: 518054)

版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

规格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数: 100 千

印张: 5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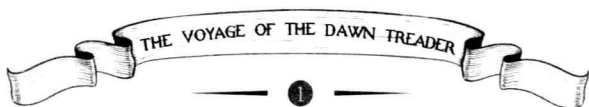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: ISBN 978-7-5539-1021-5

定价: 15.00 元



目 录

— 001 —	卧室里的画
— 012 —	黎明踏浪号
— 025 —	荒寂群岛
— 034 —	凯斯宾在岛上的作为
— 043 —	暴风雨后
— 053 —	尤斯塔斯历险
— 064 —	脱险
— 074 —	两次死里逃生
— 086 —	隐身人岛
— 095 —	魔法书
— 105 —	笨大脚欢乐多
— 116 —	黑暗岛
— 124 —	三个沉睡者
— 134 —	世界尽头的起点
— 142 —	最后的海上奇观
— 151 —	真正的世界尽头



卧室里的画

有个男孩名叫尤斯塔斯·克拉伦斯·斯科罗布，他果真是人如其名^①。父母叫他尤斯塔斯·克拉伦斯，老师们则叫他斯克罗布。我不太清楚他和朋友之间是怎么说话的，因为他什么朋友都没有。他管父母不叫爸妈，反而直呼其名：哈罗尔德和艾尔贝塔。他们非常时髦和开明，是素食主义者，从不吸烟，滴酒不沾，只穿某种材质的内衣。他们家中几乎没摆什么家具，床上也没几件衣服，窗户总是大敞开。

尤斯塔斯喜欢动物，特别是甲虫。他尤其喜欢把死去的甲虫钉在纸板上。他也喜欢看书，那种知识性的书，还配有插图，画着谷仓，或是圆胖胖的外国小孩在模范学校里做体操。

尤斯塔斯·克拉伦斯不喜欢他的表兄妹——佩文西家的四个孩子：彼得、苏珊、爱德蒙和露西。但他听说爱德蒙和露西要过来住一阵子，倒也十分开心，因为在他内心深处，其实很

^① “尤斯塔斯”在英文中的发音近似“无用的”一词。

喜欢发号施令，欺软怕硬。虽然他身材弱小，甚至连露西也对付不了，更别提爱德蒙了，但如果是在自己家里，人家只是客人，他就能想出好几十种法子让别人吃尽苦头。

爱德蒙和露西原本很不情愿来哈罗德舅舅和艾尔贝塔舅妈家住，可实在没其他办法——那年夏天，他们的爸爸要去美国演讲，需要十六个星期，妈妈也要一起去，因为她有十年没过上真正的假期了。彼得正在认真温习功课，准备考试，柯克老教授会在假期里为他补课。很久以前，那时还在打仗，这四个孩子曾经住在柯克家，遇到了一些神奇的事情。如果柯克还住在那幢房子里，他肯定会让他们全住过去。不过，他现在年纪大了，变穷了，住在一所小房子里，只匀得出一间卧室。要是把三个孩子都带去美国呢，花费就太高了，所以就只带了苏珊去。

大人们认为她是家里最漂亮的一个，她的学习又不好（尽管就年纪来说，她也老大不小了），妈妈说“比起两个小的来，她到美国去可以学到更多东西”。虽然爱德蒙和露西尽量不想妒忌苏珊的好运气，可想到要去舅妈家过暑假，他们觉得还真要命。“不过，我更倒霉，”爱德蒙说，“因为你至少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卧室，我可得跟那个前所未有的讨厌鬼尤斯塔斯合住一间了。”

故事就这样开始了。一天下午，爱德蒙和露西偷偷溜开去享受他们短暂而宝贵的独立时光。当然，他们聊的是纳尼亚，那是一个神秘的王国，是他们的私密领域。依我看，咱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秘密的王国，不过，对于我们来说，那只出现在想象中。这么说来，爱德蒙和露西就比别人幸运多啦，他们的秘密王国是真的。他们已经去过两次了，不是在游戏中去的，也不是在睡梦中去的，而是在现实中去。他们能去那儿，当然是通过魔法，那也是去往纳尼亚的唯一途径。他们还在纳尼

亚时就已经约定好，发过誓：以后，总有一天他们还要回来。你们现在可以想象，他们一有机会自然就大谈特谈纳尼亚了。

他们待在露西房里，坐在床边，盯着对面墙上的一幅画。

这是整个屋里他们唯一喜欢的一幅画。艾尔贝塔舅妈根本不喜欢它（所以才把它扔在楼上靠后的一间小房间里），可是她也没法扔掉这幅画，因为这是她收到的结婚礼物，是一个她不想得罪的人送给她的。

这幅画画的是一艘船——笔直向人迎面驶来的船。船头是镀金的，像个张大嘴的龙头。船上只有一根桅杆，张着一面很大的方帆，帆布是一片艳丽的紫色。从龙翼两端看得出两边舷侧是绿色的。船头迎着碧浪，近船处的浪波，挟着串串海水和朵朵泡沫直泻而来。显然，这艘船正乘风破浪，快速行进，左舷略为倾斜。（顺便说一下，要是你打算把这个故事好好看到底，而你还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那你最好先在脑子里有个概念，你朝前看时，船身左面叫左舷，右面叫右舷。）阳光全从一面照在船身上，所以那一面的海水一片碧绿和紫色。另一面海水给船身阴影遮住了，是深蓝色。

“问题是，”爱德蒙说，“眼巴巴瞧着一艘纳尼亚的船，却上不去，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吗？”

“有得瞧总比没得瞧好啊，”露西说，“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纳尼亚船呢。”

“还在玩你们老掉牙的把戏啊？”尤斯塔斯插话道。原来他一直在门外偷听，这会儿正咧着嘴笑着进屋。去年，他在佩文西家住过一阵子，那时他总是千方百计打听他们谈论的纳尼亚的事，还爱拿这事取笑他们。他当然以为他们全都是编造出来的，因为他太笨了，什么都编造不出来，所以也不相信别人说的。

“这里不欢迎你。”爱德蒙不客气地说。

“我正在动脑筋，写一首打油诗，”尤斯塔斯说，“大概是这样的：玩纳尼亚游戏的孩子，越变越蠢，越变越蠢……”

“哼，首先，子和蠢两个字就不押韵。”露西说。

“这是首押元音的诗。”尤斯塔斯说。

“千万别问他押元音是什么狗屁东西，”爱德蒙说，“他就巴不得你问他呢。别吭声，说不定他就会走掉。”

多半孩子碰了这么一鼻子灰，不是灰溜溜走开，就是气得火冒三丈。尤斯塔斯偏偏不是这样。他就是赖着不走，还嬉皮笑脸的，不一会儿又开口了。

“你们喜欢那幅画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老天哪，可别让他开始扯上艺术啊之类的。”爱德蒙急忙说。可露西太真诚了，她已经说话了：“是啊，我喜欢。我非常喜欢这幅画。”

“这幅画很烂。”尤斯塔斯说。

“你出去就看不见这幅画了。”爱德蒙说。

“你为什么喜欢这幅画？”尤斯塔斯问露西。

“嗯，我喜欢它，”露西说，“首先是因为——因为这条船看上去像真的在动，海水看上去真像湿漉漉的。而且海浪看上去真的像在起伏不定。”

尤斯塔斯当然能想到不少话来回答，可他一言不发。原因是就在他望着海浪的刹那，他看到海浪确实实像在一起一伏。他只坐过一次船（而且只坐到英国怀特岛），还晕船了，闹得惨兮兮的。现在他一看画上的海浪，感觉自己又晕了。他脸色发青，想要再看一眼。三个孩子都张大着嘴巴，紧盯着那幅画。

你们现在看到印在书页上的故事时，可能很难相信他们当时看到的情景。不过，就算你们亲眼看到，恐怕也无法相信。画上的景物竟在动，看上去也不像是电影，色彩十分逼真，特别明净，就像身临其境，电影没有这样的。船头冲进浪里，涌



起一大片浪花，然后又冲上来，将海浪甩在船后，这才第一次露出船尾和甲板，可第二个浪头迎面而来，船头又浮上来，船尾和甲板就又消失不见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之前一直放在爱德蒙身边床上的一个练习本，突然噼里啪啦地翻动，飘了起来，凭空飞向爱德蒙身后的墙；露西的满头发丝都被吹乱了，飘拂到脸上，像是刮起了大风。没错，是刮风了，只不过这风是从画上刮来的。那一瞬间，风声中夹杂着沙沙海浪声，海水哗哗拍打船舷，船身嘎嘎呻吟，还有那高扬在上的一声一声的怒号，充斥天地之间。不过，真正让露西相信她不是在做梦的，是那股浓烈的咸涩的海水味儿。

“住手，”尤斯塔斯的声音响起，尖锐刺耳，透着害怕和不安，“你们两个又在玩什么无聊的把戏？快住手，我要告诉艾尔贝塔去了——哎哟！”

那两兄妹对这种冒险的事习惯得多，谁知，就在尤斯塔斯叫“哎哟”的时刻，他们也一齐“哎哟”了一声，因为一大片冰冷咸涩的海水已经涌出画框，打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浑身透湿不算，现在连气都透不过来了。

“我要把这幅烂画砸了。”尤斯塔斯大声叫道。就在这会儿，好几件事一齐涌来。尤斯塔斯快速跑到画的前面。爱德蒙早就领教过魔法的力量，所以赶紧去追他，想要告诉他千万别干傻事。露西赶紧从另一边抓住了他的胳膊，可是自己力量太小，却被尤斯塔斯拽着向前冲了过去。这个时候，不是他们自己的身子越变越小，就是那幅神奇的画越变越大了。尤斯塔斯跳了起来，想把那幅画连同画框从墙上扯下来，谁知道不知不觉间，自己竟然站在了画框上，出现在他面前的不是原来的镜面，而是真正的、一望无际的大海，凛冽的海风和带有咸味的海浪无情地向画框迎面打来，那股气势足够把海边的岩石打得粉碎。他吓昏了头，急忙抓住身边的爱德蒙和露西。他们几个

人面对汹涌的海浪又是挣扎，又是大声地喊叫，互相搀扶着，正以为自己的身体应该已经保持住了平衡的时候，一股蓝色巨浪突然在他们脚下涌起，霎时间，他们就到了海里。冰冷的海水瞬间灌进了尤斯塔斯的嘴巴，他那绝望的喊叫声被海浪发出的声响淹没了。

露西暗自庆幸，因为去年夏天的时候，她曾卖力地学过游泳。这个时候，如果她用一些较慢的划水动作，确实会游得比较好，而且此时的海水比起以前在画面上看到的场景要凉得多。不过，她还是按照去年学到的应急游泳技巧，即穿着衣服、突然掉进水里的人所应该采取的应急办法，那就是努力保持镇定，及时踢掉鞋子。露西甚至还闭紧嘴巴，强行睁开眼睛。此时，他们离船身很近，她能看见绿色的舷侧就耸立在头顶上，船上的人正从甲板上焦急地看着她。露西正要呼救时，慌乱中的尤斯塔斯在挣扎中竟一把抓住了她，两人又一起沉到了水下。

007

当他们再次浮出水面的时候，露西恰好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从舷侧的方向跳入了水中，模糊中只记得这个人穿着一身白色衣服。此时爱德蒙正紧靠在她旁边，一边踩着水，一边揪住号叫不止的尤斯塔斯那两条无力的胳膊。接着，露西感到又有一个人从自己身体的另一边悄悄地伸出了胳膊，用力地托住她，这个人好像有些面熟，但却想不起他的名字。站在船上的人正七嘴八舌地叫嚷着，舷墙上人头攒动，大家都在向下张望。有人抛下了一根缆绳，爱德蒙、还有那个陌生人赶紧接过缆绳，在她身上一圈一圈地绕紧。这个动作似乎耽搁了好长时间，露西急得脸色紫青，由于长时间在冰凉的海水中浸泡，牙齿冷得已经打架了。而事实上，他们并没有耽搁太长时间，主要是想等缆绳停稳后，再把露西吊上去，这样可以避免身体跟舷侧磕碰。尽管他们考虑周到，但等露西终于从海水中被救起，浑身颤抖地站到甲板上的时候，右腿的膝盖还是被船舷磕得有些青

肿了。随后，爱德蒙也被大家吊上了船来，可怜的尤斯塔斯也被大家救上来了。最后上船的是跳水救人的陌生人——一个比露西大几岁的金发碧眼男孩。

“你是？凯——凯——凯斯宾！你是凯斯宾！”露西稍一缓过气来，就马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。是凯斯宾——就是他们上次到纳尼亚去的时候，被他们扶上王位的纳尼亚小国王。爱德蒙随后也认出他来了。三个人再次相逢，都欢天喜地相互拥抱。

“露西、爱德蒙，你们的这位朋友怎么回事啊？他是什么人？”凯斯宾笑着回头看了看可怜的尤斯塔斯，同时向露西问道。谁知，被凯斯宾这么一问，尤斯塔斯哭得更委屈了，任何一个跟他年龄相仿的男孩碰上一件浑身湿透的事，都有权利痛哭一场，可谁也没他哭得那么凶，而且是一味地干号：“让我走。我要回家。我不喜欢这里。”

“让你走？”凯斯宾疑惑地问道，“可是你要去哪里？”

尤斯塔斯再次冲到舷侧，好像想再看一眼挂在海面上的神奇画框，或者再看一眼露西的舒适卧室也是好的。可这些东西都没有看到，他看到的只是泛着泡沫的深蓝色海浪，还有浅蓝色的天空，一眼望不到边际。他被眼前的景象吓得魂不附体。看到他这种表情，我们还真不大好责怪他。尤斯塔斯顿时晕船了。

“嗨！赖尼夫，”凯斯宾回过头来对一个水手说，“请给两位陛下送上可口的香料酒。你们在冰冷的海水里浸的时间够长了，需要喝点东西来暖暖身子，不然会生病的。”他称爱德蒙和露西为陛下，是因为他们同他们的哥哥姐姐，即彼得和苏珊，早在他即位之前，就当上了纳尼亚的国王和女王了。在这里我们得解释一下，纳尼亚的时间跟我们这里的时间不一样。如果有一天你去了纳尼亚，并在那里过了很多年，当你再次回到我们这

个世界的时候，也许你会发现此时的时间，还是你离开那一天的那个点。如果你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过上一个星期，哪怕只过一天，或者只过一小会儿，再回到纳尼亚去，你兴许就会发现，纳尼亚已经过了好几年。非常神奇！因此，佩文西家的两兄妹，自从上一次离开纳尼亚后，这次回来（在纳尼亚人看来）就仿佛传说中预言总有一天必将会重返英国的亚瑟王一样，终于返回了自己的家园。

没多久，赖尼夫就端来了一瓶香气扑鼻的热香料酒，还有四个精致的银杯。酒来得正是时候，露西和爱德蒙赶紧喝上一口，顿时感到一股暖流以不可阻挡之势从喉咙直贯脚趾。但可怜的尤斯塔斯喝了一口后，却变了脸色，他先是吐口水，继而真正呕吐起来，最后放声大哭，还问旁边的人船上有没有丰树牌加维生素的可口营养饮料，用蒸馏水精心调制的那种。并且他还坚持要水手在下一站就送他上岸，他一秒钟都不愿意在船上待了。

“王兄，你带来的这位真是个讨喜的船友。”凯斯宾忍不住笑着对爱德蒙咬耳朵说。但他还没说到下一句，尤斯塔斯又发作了。

“啊呀！天哪！那是什么东西啊！来人啦，快把这可恶的东西带走。”

这一回他确实有理由感到吃惊了，因为从船尾楼的房舱里走了出来一个样子特别古怪的东西。你可以把这东西叫作老鼠——这的确是一只老鼠。可这只老鼠与我们见到的老鼠不同，它竟然用两条后腿直立，身高大约有两英尺。脑袋上围绕着一圈细金箍，一端斜斜地戴在右耳朵下面，另一端出现在左耳朵上面，里面还斜插着一根长长的深红色羽毛（因为老鼠自身皮毛的颜色很深，有些老鼠的皮毛几乎全黑，这样打扮的效果非常醒目）。这只老鼠的左爪放在一把几乎跟它尾巴一样长的

宝剑剑柄上。它从摇摇晃晃的甲板上，庄严地一步一步朝众人走来，居然显得态度优雅，旁若无人。一旁的露西和爱德蒙，一眼就认出了它——雷佩契普，在纳尼亚王国众多会说话的兽类里，最英勇善战的老鼠大军之王，曾在伯龙纳第二次战役中赢得了永世不朽的殊荣。露西很想要把雷佩契普搂在自己怀里，抱抱它。她曾一直想要这么做，但一直没有机会，她自己也很清楚，这种乐趣永远也得不到，因为如果这样做，就会深深地得罪它。所以露西选择了单腿跪下跟它讲话。

雷佩契普慢慢地伸出左腿，缩回右腿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然后轻轻地吻了吻她的手，再次挺直身子，手捻着胡须尖声尖气地说：

“臣雷佩契普，谨向女王陛下致敬，并同时向爱德蒙国王陛下致敬。”说到这儿，它又向两人深深鞠了一躬：“两位陛下光临小艇，这次辉煌伟大的远航可以说是十全十美、没有遗憾了。”

“哎呀，来人哪！快把它带走，”尤斯塔斯哭着叫嚷道，“我恨死老鼠了。而且我一向接受不了动物表演，既无聊，又粗俗——我受不了动物们自作多情的表情！”

“我想这位说话特别无礼的朋友，是受陛下你特殊保护的吧？”雷佩契普用它那犀利的眼神盯了尤斯塔斯好一会儿，才慢慢地说，“因为，要不是陛下保护——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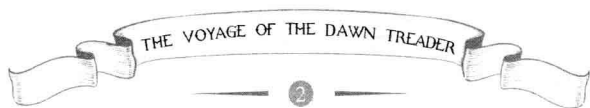
雷佩契普的话还没说完，露西和爱德蒙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打了一个喷嚏。

“哎呀！你看我有多糊涂，竟让你们湿淋淋地站在这儿。”凯斯宾说，“来，快到甲板下面的船舱里去换衣服。露西，你去我的头等舱，不过，恐怕现在这艘船上还没有适合女人穿的衣服。所以，你只好将就将就穿我的衣服了。雷佩契普，请你好好带路。”

“看在女王的面子上，”雷佩契普说，“现在，即便是荣誉问

题也只有选择放弃了，至少暂时只能这样。”说到这里，它狠狠地盯了尤斯塔斯一眼。凯斯宾催他们快走，一转眼，他们就不知不觉地穿过了舱门，走进尾舱了。进门后，露西立刻就被里面的布置吸引了——三扇明亮的方窗，外面是船尾外不断打旋的碧蓝海水，桌子的三边都摆着铺有柔软垫子的矮凳，房间顶部吊着一盏银灯，一直在摇摇晃晃（露西一看做工，就判断出是小矮人的精巧手艺）。门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狮王阿斯拉的金像。凯斯宾打开了右舷的一扇门，说道：“现在这间房间就属于你了，露西。哦，稍等一下，让我先拿几件我的衣物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在一个角落的贮藏箱里翻找着什么，“露西，找好了就让你换衣服。你把那些湿衣物扔到门外，我会叫人拿到伙房里去烘干。”

此时的露西在凯斯宾的房舱宾至如归，似乎已经住了很久，对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熟悉似的。对于船身的摇动，她一点都不在乎，因为她对大海太熟悉了，当初在纳尼亚当女王的时候，就曾经多次出海航行。这间房舱虽然比较小，但是干净明亮，一尘不染，房间周围还挂有一幅幅形式各异的镶版画（画的都是一些飞禽走兽，朱红色的飞龙和遍地的藤蔓）。虽然凯斯宾给她穿的衣服太大了，但她好歹还能凑合着穿。凯斯宾的鞋子，包括一些拖鞋、长筒靴，都太大了，不过光着脚在甲板上走，露西毫不在乎。她很快穿戴整齐，然后眺望着窗外汹涌的海水，深深地吸了口气。她确信，他们会度过一段美好时光。



黎明踏浪号

“啊，你终于来了，露西，”凯斯宾说，“我们大家正在等你呢。这位是我们的船长德里宁爵爷。”

一位黑发男人在露西面前单腿跪下，吻了吻她的手。当时在场的只有雷佩契普和爱德蒙两个人。

“尤斯塔斯呢？”露西问道。

“他还在床上，”爱德蒙说，“我想我们都帮不了他的忙。你想待他好，结果只能害得他比现在更惨。”

“同时，”凯斯宾说道，“我们也想要单独叙旧。”

“哎呀，我们还真需要叙一叙呢。”爱德蒙说，“首先，我们得谈谈现在的时间。自从上回参加你的加冕典礼前夕我们分开以来，按我们世界的时间是过了整整一年。你们在纳尼亚过了多长时间呢？”

“刚好三年。”凯斯宾说。

“一切都太平无事吧？”爱德蒙问。

“你想啊，如果不是太平无事，我还会出国航海旅行吗？”国王答，“现在的情况不能再好了。现在的台尔马人、小矮人，还有会说话的兽类、羊人和其他百姓之间都没有什么麻烦。去年夏天的时候，我们在边境上教训了一顿那些惹是生非的巨人，现在他们开始向我们进贡了。我不在朝的情况下，会有一个了不起的人当摄政王——就是小矮人杜鲁普金，你们对他还有印象吗？”

“亲爱的杜鲁普金吗？”露西说，“我当然记得。你选这个人真是太好了。”

“女王陛下，他就像獾一样忠诚，像——老鼠一样勇武。”德里宁说。他本来是打算说“像狮子一样”，但当他看到雷佩契普正用眼睛一直盯着他，他就改了口。

“我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呢？”爱德蒙问道。

“这个嘛，”凯斯宾说，“就说来话长了。或许你们还记得在我小时候，我那个篡夺皇位的叔叔弥若兹，他为了除掉支持我的七位老臣，把他们派到荒寂群岛去开发东大洋的无名荒地的事情。”

“是啊，”露西说，“从此他们一个都没回来。”

“是的。就在我加冕典礼的那天，在狮王阿斯兰点头的情况下，我发誓，如果在纳尼亚建立了太平盛世，我就要亲自航海到东部去，用一年时间来寻找我父王的那些朋友。如果他们死了，我会尽力替他们报仇。这七个人是瑞威廉爵爷、伯尼爵爷、阿贡兹爵爷、马让蒙爵爷、奥克特仙爵爷、雷斯提马爵爷，还有——啊，另外一个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。”

“陛下，是鲁普爵爷。”德里宁说。

“鲁普，鲁普，就是他，”凯斯宾说，“这就是我航海的主要目的。可是这位雷佩契普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。”大家把目光都投向了那只老鼠。